

白山

白一萍 著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白山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山/卢一萍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321-6423-3

I. ①白…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7153号

发行人:陈征

责任编辑:乔亮

美术编辑:丁旭东

书名:白山

著者:卢一萍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410,000

印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23-3/I · 5141

定价:58.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时，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何以故？若我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

——金刚波若波罗密经

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

——J. M. 库切《等待野蛮人》

宇宙由三重境界组成：上为光明，中为风，下为尘土。

——藏传佛教·密宗

人 物 表

凌 五 斗 凌老四的儿子，少年时头部受伤，失去说谎能力。1971年入伍，从连队饲养员做起，到海拔 4700 米以上说谎能力得以恢复。最后皮肤因一种不明原因变成蓝色，被传为“外星战士”。

凌 老 四 凌五斗的父亲，战斗英雄，进藏先遣连连长，在解放西藏阿里时牺牲，后被打成反革命，牵连家人。

白 炳 武 凌老四的战友，进藏先遣连指导员，曾被打成反革命，平反后任 KL 防区副参谋长、参谋长。

何 卫 文 《战胜报》记者，全程参与了凌五斗先进典型的塑造，后任宣传处处长。

陈 向 东 天堂湾边防连连长，曾在边境作战中受伤，失去生育能力。

傅 献 君 开国少将傅崇德之子，天堂湾边防连指导员。

钱 卫 红 天堂湾边防连排长，因做包皮环切手术引发后续反应，被切除了生殖器。

汪 小 朔 天堂湾边防连通信员，好吃，擅口技，后保送入大学。

孙 南 下 炊事班副班长，高干子弟，不幸被凌五斗吓死。

尚 海 燕 某省军区政委的女儿，陆军第十九医院护士，对变成蓝人的凌五斗一见钟情。

冯 卫 东 矮个新兵，凌五斗的朋友，后在天堂湾边防连牺牲。

- 肖怀时 边防 K 团新兵团团长、一营营长、司令部参谋长。
- 程德全 天堂湾边防连军医。
- 刘思骏 边防 K 团团长。
- 吴建德 边防 K 团政治委员。
- 王德红 凌五斗的替身。
- 袁小莲 德城县道城地主袁崇礼名义上的女儿，知青柳文东的恋人，凌五斗名义上的妻子，后经组织出面处理，离开凌五斗。
- 八姨太 本名钟素云，袁崇礼的第八房姨太太，袁小莲的母亲，吴德昌的姘头。
- 黎翠香 凌老四的妻子，凌五斗的母亲。
- 德吉梅朵 阿里牧民扎西的女儿，凌五斗放马时与她在藏北高原认识，两人相爱。
- 柳文东 知青，1970 年作为“工农兵学员”由群众推荐考入京华大学，因文获罪，遣送到新疆劳改。袁小莲的恋人。
- 吴德昌 地下党员，解放后任道城乡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袁小莲的父亲。
- 黑白猴子 凌五斗在天堂湾饲养的两头猪，最后变成天使。

目 录

上部 尘土

- | | |
|-----|---------------|
| 3 | 第一章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 |
| 34 | 第二章 这个家伙太幽默 |
| 69 | 第三章 英雄的猪倌 |
| 100 | 第四章 守卫孤哨 |

中部 风

- | | |
|-----|---------------|
| 145 | 第五章 自杀未遂的连长 |
| 162 | 第六章 黑白猴子变成了天使 |
| 184 | 第七章 单兵帐篷 |
| 221 | 第八章 养猪大业遇到了麻烦 |
| 253 | 第九章 假枪毙 |

下部 光明

- | | |
|-----|----------------|
| 285 | 第十章 蓝色士兵 |
| 320 | 第十一章 通向亡者的路 |
| 370 | 第十二章 外星战士 |
| 402 | 第十三章 包皮环切手术 |
| 467 | 第十四章 修成家喻户晓的人物 |

上部

尘土

第一章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

1

西边的官路上已经很久没有陌生人走过了。那天却走来了一个人。太阳从背后照射着他，他背后是一大片铺满阳光的田野和无数重模糊的灰蓝色山影。凌五斗虽然没有看见他，却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要被改变了。

凌五斗扯起嗓子大喊母亲，叫她赶紧回来，说有一个解放军要到家里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他们的脑子里几乎同时闪过了一道记忆的白光：我的老天，莫不是凌老四回来了吧？

生产队还没有放工。生产队长杨文祥听了凌五斗的喊叫，同意黎翠香回家一趟。

“这个死鬼……都过去 20 多年了，还回来做什么！”黎翠香往回走时，眼眶里突然蓄满了泪水，但没有一滴流出来，她把它全咽到肚子里去了。她觉得身上仅有的点气力突然被人抽空了。她觉得有些眩晕，赶紧站住，用锄把撑住自己。

凌五斗敞着怀，顶着一头乱发，挂着满脸的黑色汗痕，赤着一双大脚，庄重地把补疤褂子用一根草绳系好，然后，来到已经泛黄的毛泽东画像前，开始每天都要做的晚课——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后，开始晚汇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是道城公社乐坝大队二队农民凌五斗，现向您汇报一件事：我昨天晚上又梦见白山了，它比前天晚上梦见的白山要高好多。我爹还是骑在那匹红马上，我还是没

有看见他的脸，还是只看到了他的后背。今天有位叔叔要来，要给我们家平反了；我又想袁小莲了，我想她的时候老想哭，但我要两个月后才能和她结婚，我不知道该咋办……”

黎翠香看了一眼儿子，抱怨道：“你个傻儿子不要跟毛主席乱说！”

她利落地梳了头，特意把头发编了，洗了脸，换了一件只在肩头有补丁的干净蓝底红花上衣，一条两个膝盖上各只有一个补丁的蓝布裤子，走了出来。她的脸上绽放着少女的光泽。然后给凌老四的母亲也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她等儿子汇报完毕，按住他的头，梳他那鸡窝一样的乱发。儿子的头发结成了股，梳不动，她端来一盆水，用水洗了，才把头发梳开。

凌五斗在发灰的水里看了看自己的脸，微笑着问黎翠香：“娘，盆子里的那个人是谁？”

“那是我家五斗。”

“不，他是我爹。”

“你在哪里见过你爹呀，开口闭口爹呀爹的？”

“在梦里，他在一座白山上，我昨天晚上又梦见他了，我跟毛主席说了，他骑着一匹红马……”

黎翠香使劲地梳扯他的头发。她的眼泪掉在了盆子里，打破了那盆灰色水面的平静。她把脸背过去，抬起袖子，把眼泪偷偷擦干了。

村头的狗叫了一声，黎翠香的心被撕扯了一下。她在水缸里照了照自己的脸。她没有镜子。她已有很多年没有照过镜子。那张脸干瘦、老气，她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

她想起了她的新婚之夜——她已有好久没有记起那个夜晚了。她和凌老四在进入洞房前，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只知道他落过草，后来当了八路军。他把盖头给她揭下来的时候，她害羞得差点晕过去。她只记住了他身

上浓烈的汗味和硝烟味。她还记得自己那黑亮的头发铺满了她陪嫁过来的绣花枕头，把一对鸳鸯遮住了。

她不知道凌老四多久把自己从他怀里剥出来的。她醒来时，已听到了队伍集合的声音。她飞快地穿好衣服，跑到麦场上。月亮刚刚偏西，队伍就朝着西边的大路开走了，她只看到他们踩踏起来的白泥灰在月光里腾起老高。她忍不住大声哭起来。因为她开始是记得凌老四的样子的，但那个时候，她突然记不清了……

也该凌老四有后，就新婚一夜，黎翠香就怀了凌五斗。凌老四那时还不时给家里写信。说延安保住了，打完榆林了，结束什么瓦泥（宜）战役了，打到宝鸡了，解放兰州了，打下武威了，攻到酒泉了，然后说他们到了新疆，过了好久，他说他到了于阕。她和他娘都不晓得那是些什么鬼地方。她们想，那无非是道城周边稍远一些的城镇吧。但村里会念信的人说，那地方老远了，十万八千里呢。

从那以后大概有两年时间，突然没了凌老四的消息。自他离开道城起，她就在盼望全国的仗尽快打完，所以他那些烽火硝烟中的来信说他们又解放了一个地方，她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就离他回家近一步。她曾好几次央求识字的人代她给凌老四写信，写好了却不知道寄到哪里。

1952年春夏之交时，政府的人突然找到她，说要进行调查。她问你们要调查什么？来人说，凌老四带着一个连队去解放西藏阿里，到达扎麻芒堡后，却阴谋叛逃，那个连队现已被解散，人都被抓了起来，正在喀什接受审查。黎翠香从他们的话里，听出凌老四似乎还活着，舒了一口气，问，扎什么堡？它在哪里？来人说，它就在阿里？那阿里又在哪里？阿里在西藏。西藏又在哪里呢？西藏就在西藏。那他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叛逃？来人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他参加八路军前当过土匪，我们已调查出来了，

你以为能隐瞒得住？黎翠香赶紧说，他们当时是逼得没有办法才当土匪的，后来，他们都成共产党的队伍了，都去打日本鬼子了！来人说，但他还是当过土匪。来人调查一番后，一拍屁股走了，黎翠香却傻了。她的境况从此变得艰难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集训开始，历时80天，道城有73人受到批斗，黎翠香和八姨太、周哑巴、二地主、赵独眼都被打、被罚跪、被戴高帽游街、被刑讯逼供，最后被定为“叛徒、特务和里通外国分子的帮凶”。凌五斗初中没有读完，就被学校赶了出来。黎翠香觉得生活中的光亮全都熄灭了。

1959年9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同意，拍摄、制作了一张新的、半侧面、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标准像。那是从1950年开始，新华社公布的第三张毛泽东的标准像。国庆节那天，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过。这张像一直挂到了1966年底。但就在那一年，凌五斗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和崇拜，觉得这张半侧面像只突出毛主席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容易造成毛主席“偏听偏信”的印象，他还不揣冒昧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可惜这封信刚放进邮局，就被截获了。他当即被抓了起来，进行了三天的大批斗，最后被人从批斗台上推下来，摔得尿血，晕死过去。他在县医院躺了三天才醒过来。两个月后出院，脑子已经不好使了，好多事记不起来，好多人也不认识了。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不会说谎了，有人就开玩笑说他得了“不会扯谎症”。

1967年元旦，毛泽东正面双耳的标准像公开发表。当地一些人认为，一定是凌五斗通过其他途径给党中央写了信，党中央以宇宙一样广阔无边的胸怀听取了那个反革命狗崽子的意见，重新为全国人民发行了伟大领袖新的标准像。但已经没人去管这些了。

2

好几条狗跑着叫起来的时候，黎翠香已烧好开水，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了。她的脸上浮现出了姑娘时才有的羞红，心跳得就像 20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凌老四的那个晚上一样。

当黎翠香家的狗也冲出去和其他狗一起吠叫的时候，八姨太的喊叫声传到了黎翠香的耳朵里。“翠香姐，你家来贵客了，快出来把你家的狗赶开。”

黎翠香一听八姨太的喊叫声，就知道来人不是凌老四，她脸上的红晕消退了，皱纹又浮上了脸面，她扶着灶头，站了好久，怎么也挪不开步。

凌五斗一边往灶孔里添着高粱秆，一边说：“娘，我说了，我爹在那座白山上。”

黎翠香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一下被掏空了。她的腿上没一点力气。她稳了稳神，像得了重病似的从灶屋里吃力地往外走。

八姨太已带着解放军来到了院子里。他四十多岁的样子，有点瘸，长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左眉骨处有一道两厘米长的古铜色疤痕，这道伤疤伤及左眼，左眼显然瞎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风尘仆仆，一看就赶了很多路。

凌老四的母亲杵着一根木棍，也从房间里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老人家弯腰驼背，矮小枯瘦得像一具能移动的干尸，嘴巴深深地瘪进去，眼睛昏花，浑身的贫苦气。看到那个穿军装的人，老泪涌出，在一张枯树皮一样的老脸上纵横着。她上去就是一棍子，“你个不孝顺的狗东西，都过去这些年了，还晓得回来啊！”

解放军没有动，他站着，给老人家敬了个军礼，叫了声“伯母！”突然泪流满面，双膝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响头。

老人家明白过来了，双手杵着那根木棍。“难道你不是我家老四？”

八姨太赶紧说：“老婶，他不是老四，应该是老四的战友。”说完，又对解放军说：“同志，这是凌老四、也就是四哥的娘，今年 86 岁了，她一直念叨她儿子呢。”

“伯母，我是原进藏先遣连指导员白炳武，是您儿子凌老四的生死战友，我对不起您，没能跟您儿子一起回来见您！”

“我孙子五斗说，他骑着红马，在一座白山上？”老人家浑身突然颤抖起来，“他出门 30 多年了，就回来过一次，在家里住了小半宿，我……我早就不指望他回来了，早就不指望了……”她用尽残余的力气，吐出一口长气。“娃，你起来，你是个当兵的，不能跪！”

“我跪的是我娘啊！伯母，你不嫌弃，就把我当老四吧。”

“好……好，娃，我在等你回来啊，不然，我早就死了，不看到你，我死了闭不上眼啊！”

老人家上前要把白炳武扶起来，但她一生中残余的最后那点气力刚才已用尽了，八姨太赶紧把她扶到椅子上坐好。

八姨太上前，扶起白炳武，然后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对他说：“同志啊，您可能有所不知，这一家子是反革命，您是解放军，怎能给他们下跪！”

白炳武没有搭理她。他走到黎翠香跟前：“你是我嫂子吧？凌老四一有空就说起你，你受苦了！”

黎翠香听到这句话，忍在眼里的泪水顿时涌了出来，她突然发出一声尖利的哭嚎，转身冲进屋里。整个院子都被她的悲声撼动着。

凌五斗看着黎翠香的背影，说：“娘，我说了，我爹在白山上。”

白炳武满脸泪水，手足无措地站着，看到凌五斗，吃了一惊，说：“你……你是……？你怎么这么像凌老四？”

八姨太用衣袖拭了眼角的泪，说，“同志，他就是凌老四的儿子凌五斗啊，当然像他了。”

白炳武有些激动，用欣慰的口气说：“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凌老四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呢！”

八姨太放低声音，对白炳武说：“同志，只是可惜啊，他的脑子被那些人给斗坏了。”

白炳武看着凌五斗，愣了半晌，一丝异常痛苦的表情从他脸上不易觉察地掠过，他咬了咬牙关，说：“我看他好好的嘛！”他说完，走过去，把凌五斗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凌五斗显然被这个动作吓住了，他把脸搁在白炳武的肩膀上，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他很快从白炳武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说：“我该叫你白叔叔吧？”

“是是是，是该这么叫。”

“白叔叔，阿姨说的是真话，我的脑子的确被摔坏了。”

白炳武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孩子，白叔叔对不起你。”

“白叔叔，你又没有斗我，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白炳武抓住凌五斗的手，再也说不出话来。

“白叔叔，你身上有我爸爸的味儿。”

凌五斗的话让白炳武心里五味翻腾，他说：“是是是，我和你爸爸有好几年在一起呢，我们一起练兵，一起行军，一起打仗，好几次还一起受伤，所以，你爸爸的味儿就留在我身上了！”他慈祥地看着凌五斗，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在哪里闻过你爸爸身上的味儿？”

“梦里。”凌五斗望了一眼虚空，认真地回答。

3

白炳武被迎进屋里。屋子低矮，墙壁被烟熏得黧黑，屋顶上挂满了蛛

网。中间的屋里有一眼土炕，土炕上有一个小木桌，对着门的那面墙要干净一些，墙上张贴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右侧的墙上贴着凌五斗上小学时得的三张已经发黄的奖状。他们在炕沿上坐下来。

黎翠香给白炳武倒了一碗白开水，很是抱歉地说：“白同志，没有茶。”然后就要忙碌着去烧火做饭。

白炳武喊住了她，说：“嫂子，请您稍等一等。”说着就从一个印有天安门图案的黄帆布提包里拿出一沓白底小花的棉布，又变魔术似的拿出两包白糖、两方红糖、两包饼干、几个军用罐头、一包压缩干粮、两瓶酒和五斤猪肉。“这几尺布是我给你和伯母买的，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有侄子，我明天到合作社去给他补上。这些吃的东西，除了猪肉，大多是我从部队带来的，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们，所以只带了这么一点，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请嫂子收下。”

看到这么多礼物，大家顿时瞪大了眼睛。

黎翠香的眼睛里一直蓄着泪。她推辞了一番，说了很多道谢的话，把东西收下了。

白炳武从贴身的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一份文件、两枚军功章、一册证书，说：“这是部队对凌老四同志平反的决定，这是他的特级战斗英雄军功章和解放勋章，他现在是革命烈士，有关材料当地政府很快就会收到。这里还有 500 元钱，除了抚恤金，还有部队官兵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黎翠香看着这些东西，突然觉得太多了，她一下子接受不下。她不识字，但她把那份文件拿过来，看了半天。她看到文件后面盖的部队的红色公章，像是放心了。她问道：“白同志，我想知道他是多久走的。”

“老四是 1951 年 5 月为解放西藏阿里牺牲的。他牺牲不久，我们连队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连队被解散，我们被关了起来，一直在接受审查。他